

# 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簠金》残卷研究

魏迎春

(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, 甘肃 兰州 730020)

摘要: 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簠金》, 册页装, 前部完整而后未抄完, 抄写字体很生硬凌乱, 抄写者对《簠金》原文任意改写改编删节, 变换附注原典出处, 使事例附注失去原意, 附注无从查找, 可能是当时敦煌寺院寺学中某个学仕郎的作品, 但是由于大多敦煌写本《簠金》都没有这五篇的事例附注, 因此对于补缺具有极大的作用, 通过这个写卷我们可以了解《簠金》的原貌。

关键词: 敦煌 簠金 学仕郎

中图分类号: G256.1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6252(2011)04-0007-14

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簠金》<sup>①</sup>, 册页装, 前部完整而后未抄完, 抄写字体很生硬凌乱, 书法潦草, 脱文夺字比比皆是, 抄写中错误较多, 我们据此推测这是一位学习程度不高学仕郎之类的抄本, 也是敦煌学校教育中留下来的学生作业的原貌。其次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写本的装订形式推测, 改写本是五代北宋时期的抄本。该写卷首页书写“簠金卷第一”五字, 第二页抄写储君篇第二的事例附注部分内容, 起与银桀、承业、崇正、副君, 至于派裔五潢。从第三页开始抄写《簠金》卷第一, 到第17页, 抄了《簠金》第一序文和帝德篇第一、诸君篇第二、诸王篇第三、公主篇第四、东都篇第五, 其中东都篇没有抄写完, 虽然保留的文字不多, 但是在 P. 2537 《略出簠金》东都仅保存叙文的情况下, 还是非常重要的, 弥补了其他《簠金》残卷记载的不足。《簠金》从

收稿日期: 2011-02-15

基金项目: 2010 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“敦煌写本类书《簠金》研究”(10LZUJBWZD004)

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敦煌写本类书《簠金》整理研究”(11BTQ014)

作者简介: 魏迎春(1971-), 女, 甘肃皋兰人。副教授, 硕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。

① 图版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、英国国家图书馆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《英藏敦煌文献(汉文佛经以外部份)》第8卷,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1992年, 第130-138页。近年有关敦煌本《簠金》的研究主要有: 郑炳林、李强《唐李若立〈簠金〉编撰研究(上)》, 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6期, 第22-29页; 《阴庭诚改编〈簠金〉及有关问题研究》, 《敦煌学辑刊》2008年第4期, 第1-26页; 《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〈略出簠金〉研究》, 《敦煌学辑刊》2009年第1期, 第1-17页; 《唐李若立〈簠金〉编撰研究(下)》, 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1期, 第13-25页; 《唐李若立与〈簠金〉的编撰研究》, 载颜廷亮主编《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》, 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0年, 第240-271页。又, 魏迎春、郑炳林《敦煌写本李若立〈簠金〉残卷研究—以 S. 2053v 为中心的探讨》, 《敦煌学辑刊》2011年第3期, 第1-20页。

唐中宗景龙年间编撰完成之后,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前传入敦煌地区,开始作为学校使用的教材,从大历碑记载到阴庭诚第一次改编,到这卷抄写,《纂金》在敦煌地区流传了100多年时间,在这100多年时间里,敦煌地区的汉文化传播就依靠这些有限的类书,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,足见《纂金》在当时学校教育活动中起到的巨大作用。为了揭示这篇《纂金》写卷的历史价值,我们对其进行必要的研究和考释。

首先为了研究的方便,我们将S.5604《纂金》写卷进行释录,原卷事例用大字抄写,附注用双行小字抄写,为了方便,我们在录文时,将事例加黑标注,原卷因笔画错误的字,改为正确的字,一般不予以注明:

### 《纂金》卷第一

盖闻经纶百王之书,总联千载之善因;固有八索九丘,三坟五典;然而述作多门,众制锋起;其流甚广,厥类弥繁;竟炫雕虫,争崇培蚁。遂使玄黄异质,花叶殊分。言谈者莫究其题,探赜者罕穷其目。若立虽乏光容,无能自衒;早游鱣序,颇践鲤庭;躬承阙里之言,伏奉闺门之训。每至坛花发彩,阅礼而入缙帷;市叶舒阴,敦书而升绛帐;寻师千里,访道七州;布括羽之切,就纂金之业。宣尼四绝,志切慕焉;董子三余,心非所向。于是采摭诸经,参详众史;纂当时之行事,缉随物之恒务,庶其烦博,览而卒备时须,举其宏纲,撮其机要,合成百篇,分为五卷,先录其事,后叙其文,名之纂金,〔故〕云录耳。

### 帝德篇第一

三皇:伏羲,伏牛乘马;神农,播植百谷,画八卦;皇帝,造舟车弧矢之事。五帝:少昊、唐尧、颡项、高辛、虞舜;汉高、文、景、昭、宣。汉光子庄,魏武子丕,周宣成康至化:谓帝之德化淳善也。淳风:淳朴之风。金浑:浑历。玉镜:状帝之仁明也。钦明 《书》曰:文思钦明。俊哲:言舜有深智也。广运 《书》:广,谓所覆者大;运,所及者广远也。温恭:书曰温恭免塞。南薰:舜弹七弦之琴,后汉加九弦,歌南风之薰。东户:古有德君。玄德:舜玄德早闻。青光:汤生有青光瑞。乘时:谓应时王天下也。御辩 《庄子》曰:御六气之辩,周帝者御天下之语。负宸:宸,天子屏风。握符:握其符瑞,以临天下也。应籙:当帝王之图篆。开图:汉光武得赤伏符,尧得河图,俱王也。望云就日:孔子曰:为君就之如日,尧之望之如云也。珠衡、玉理、日角、龙颜:并天子相。垂衣:皇帝垂衣裳治天下。天临、海镜、流虹:如日之临下,如海兴物朗也。抚运:言御时运而治天下。绕电:大雷绕北斗临而生黑帝颡项,大星如虹下流,莘绢而生舜之时。重瞳、八眉:尧眉八彩,舜目重瞳。四肘、四乳:汤帝四肘,文王四乳。殊方款塞:言异域之方至塞边而皆来款。异域来庭:言异方之域皆来在王庭。天恩溥皇德施:天子之恩泽,普洽四海;皇王之德化,布于四方。为无事无事:并言淳化之事,悉出庄子之篇。四三皇五六帝:言三皇有五帝。凡论当朝四五六,当时之也。九翼六羽:《帝王记》曰:天皇九翼,人皇六羽是也。通三明 《白虎通》曰:三才中通,其

一即为帝王。又诗曰：明四目达四听也。凤历龟畴 《帝王记》曰：少昊氏以为鸟纪官，鸟即凤也；又禹时神龟负文出洛水河也。豹变龙飞 《易》曰：龙飞在天，利见大人；又曰：豹变君子，并喻在位。攀龙附凤：汉光君臣化命，谓之中兴，攀龙附凤也。伏羲氏教人畋猎食肉，上古结绳而理，后代圣人易之，始画八卦，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神农氏播植种食五谷，游行天子于上党牛头山，得嘉禾九穗，其子可食，使人田作活市。轩辕氏教人衣服，代神农氏改号取法五行，更终始相生也 《书》曰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羲神农皇帝之书，谓之三坟，言大道也。五帝 《书》曰：少昊颡顼高辛唐虞之书，谓之五典，言常道之也。三王：夏禹、殷汤、周文。序言：至夏商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告奥议，其归一揆。天王：古者言之王者，往也，天下之所归往，畿内曰王，诸夏称天王，夷狄曰天子，皇帝三号，并是一也。《左传》曰：晋文公纳周襄王，遇皇帝，战于阪泉义之地，公曰：吾不堪。史曰：今王古帝，其实一也。陛下：凡在臣下，不敢行言天子，故託陛之下也。

叙曰 《易》云：有天地君臣，莫不抚运龙飞，乘时豹变。就日望云之主，垂衣负宸之[君]，悬玉镜以高临，理金浑而广运。青光赤符之瑞，流虹绕电之祲；异骨则玉[理]珠衡，奇相则龙颜凤首。图开应录，坐升四五之朝；御辩握符，行践通三之位。故得钦明文思，畅至化以傍流。濬哲温恭，布淳风而远扇；耕田凿井，承欢驩东户之年；鼓腹讴歌，沐润南薰之日。虞君舜道，德通于[四]方；唐帝曰尧，光宅遍于天下。遂使殊方款塞，玄犀索翟之賒；异域来庭，辨发文身之长，启诵庄丕之太子，寔曰仁明，车刘禹魏之帝王，信称英略，汉称文景，周曰成康，兵甲不兴，事为无[事]，刑措不设，为而无为。

## 诸君篇第二

洊雷：洊，重，太子也。明雨：日也，亦比太子。龙楼、鹤籥、帝子星，天孙，岳前星、少海、七彩车、四望、海车、涡湓：魏文帝为太子时，临涡水题马鞭作赋也。瑶山：颡顼为太子时习乐之处也。问安侍膳：周文王为太子时。春诵夏弦、王裕、银槃、承业、崇正、副君：太子。储君：太子。正人、端士：以上东宫官也。承[桃、主鬯]：太子。博望苑、崇贤馆、画堂、甲帐：汉明帝为太子时，有已上等宫。殿下：东宫不敢行之，故言号殿堂之下也。诸王子：《毛诗》曰：怀德为宁，宗子维城。《汉书》曰：立子孙为磐石之固。帝子、天孙：天子之子孙也。宋玉赋曰：有大王风。淮南王：有小山桂。瑶枝琼萼：言王亲贵。派裔五潢：言王者派澜于天下。祚土分茅：尚书曰：王者，有五色土也。猿岩兔苑：梁王有之。

叙曰：重海疏源，镜玉津而纪地；少阳流景，飞璧彩而光天。守器之礼既弘，承祧之业方大。天孙岳峙，耸莲势于仙峰；帝子星分，耿榆光于清汉。升画堂而伫端士，登甲帐而礼正人。既疏博望之园，复辟崇贤之馆。澄澄明月，夜暎龙楼，行

行征云，恒临鹤籥。鸾歌凤舞，雅度瑶山之阴；丽藻清词，雄文飞于涡水之曲。魏明对日之辩，神授灵机；周文侍亲膳之勤，天资人孝。七彩飞蓬之毂，响鄙沔雷；四望流水之车，[波]惊少海。

### 诸王篇第三

昔周封诸王于管、蔡、成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冉、郇、维、曲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、文、昭、宋、凡、蒋、邢、茅。昨祭周公之礼，胤邦晋应；韩武之穆，维城磐石：已上并事。汉梁孝王：有仁孝，好贤良。鲁恭王：有文学，好宫室。长沙王：有机辩也。楚元王：礼贤爱士。东平王：崇善恭士，爱士礼贤。陈思王：魏文帝弟，名植，有七步才。西园、东苑、猿岩、龙岫、兔园、修竹林、玳瑁、金玺、碣石、睢园：以上王宫馆苑之名也。

叙曰：乾文著象，帝子之星耀于天；坤气标仪，嗣天孙之岳峙。刑于折茂，资茅土而疏封；琼叶分阴，藉桐珪而列壤。曹滕毕原酆郇之穆胤，宗社长隆；管蔡成霍鲁卫之昭宗，维城永固。睢园博敞，斜通修竹之林；碣石幽清，傍[邀]文雅之容。玳筵交映，侣郭乐而友牧邹；金玺含耀辉，礼穆申而接应。兰宫晓侍，时歌猎蕙之风；桂苑霄游，即赋流天之月。亦有望美宗枝，地邻磐石。西园飞盖，追逸赏而忘疲；东苑腾镳，契嘉游而不极。雍容文雅，俊杰方驾于猿岩；仁孝恭勤，英彦连芬于龙岫。芳筵顿舞，恩益封而陈机；绮阁温书，相雄才而独擅。本枝百代，可不然乎！

### 公主篇第四

[叙曰：山降彩，暎神婺于星津；洛雪呈姿，绚]仙娥于月路，藉银河而清润；承庆紫庭，荫琼叶而联辉；奉规彤史，翬翬[彩]曜。饰彩绘于云旌；宛宛翔鸾，回翔临于月镜。驾张玉管，流音箫史之家；金榜鱼轩，飞盖张敖之弟。悦鞶丝而蓄妙，龟章与螭绶交荣；崇紃组询，祖织成文而推工，[兰掖]共芝宫而牙馥。汉明忠正，馆陶息望于仇郎；光武仁恭，舞阳情乖于尚主。宋尚书之内敬，江侍中之[台]仪，竞恹糟糠，不损荆布而以（已）。

### 东都篇第五

金谷、日丽门、浮龟、濯龙池、铜鸡浦、金马门、惊鸿渚、控鹤山、芝甸、杨林、土中、太室、交[雨]。（以下略抄）

敦煌写本 S. 5604《簠金》残卷抄写错字比比皆是，如序文部分其类弥繁之“类”，繁体左右结构是类+页，而这里抄写成券+页，花叶殊分之“叶”繁体上下结构，上面草字头，抄写成沙字头，罕穷其目之“罕”抄成上下秃宝盖下面一个羊字，若立之“立”写作“丘”，缙帷之“帷”写作“惟”，慕当时之行事之“慕”，宏纲之“纲”写作“刚”。这里我们仅举其明显部分，若严格对其每个抄写字体笔画，应当说错字更多，抄写者只是将每个字抄写得很像就不容易了。缺少或者增加字体的笔画，似乎是抄写每个字的常见现象。不仅序文抄写成这样的，其他部分基本上抄写状况都差不多。

敦煌写本《籀金》残卷中，保存有帝德篇第一，有两个卷号，即 P. 2537《略出籀金》和 P. 3907《籀金》残卷，但是《略出籀金》帝德篇仅保存了叙文部分，没有抄写事例附注，而 P. 3907 仅保存帝德篇第一叙文的后半部分，起自“凤首，开图应策，坐升四五之朝”，因此 S. 5604 帝德篇事例附注几乎成了我们唯一能够弥补《籀金》的记载。这段文字记载错误较多，我们对其中明显的部分论述如下。“广运《书》：广，谓所覆者大；运，所及者广远也。”原卷将远字抄写成接近建字，根据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云“益曰都，帝德广运。”孔传云“广，谓所覆者大；运，谓所及者远。”<sup>①</sup>敦煌写本将孔颖达的传误作《尚书》，并于远前衍“广”字。S. 5604 号“青光，汤生有青光瑞。”青光瑞，不见记载，《宋书·符瑞志上》曰“主癸之妃曰扶都，见白气贯月，意感，以乙日生汤，号天乙。丰下锐上，皙而有髯，句身而扬声，身長九尺，臂有四肘，是曰殷汤。”<sup>②</sup>符瑞为白气贯月，《竹书纪年》卷上云“主癸之妃曰扶都，见白气贯月，意感以乙日生汤，号天乙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10《符命部·符命》引《河图》曰“汤母扶都见白气贯月，意感而生汤。”<sup>③</sup>《初学记》卷9《帝王部》“叙事”引《帝王世纪》<sup>④</sup>、《太平御览》卷83《皇王部八·殷帝成汤》引《河图》<sup>⑤</sup>同。本则言青光瑞，待考。我们怀疑这里可能将黄帝的符瑞与汤的符瑞弄混了。《宋书·符瑞志上》记载“黄帝轩辕氏，……有景云之瑞，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，赤方中有两星，青方中有一星，凡三星，皆黄色，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，名曰景星。”<sup>⑥</sup>这种景云之瑞，很可能就是 S. 5604《籀金》记载的青光之瑞。

敦煌写本 S. 5604《籀金》帝德篇记载“绕电：大雷[电]绕北斗临而生黑帝颛顼，[流虹]：大星如虹，下流华綈而生舜之时。”原卷将事例“流虹”抄写在“天临海镜”之后。这两条事例附注记载有错误，根据《宋书·符瑞志上》记载黄帝出生才有大雷电绕北斗“黄帝轩辕氏，母曰附宝，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，照郊野，感而孕。”而颛顼出生时的瑞象是瑶光之星贯月如虹“帝颛顼高阳氏，母曰女枢，见瑶光之星，贯月如虹，感己于幽房之宫，生颛顼于若水。首戴干戈，有圣德。”<sup>⑦</sup>《初学记》卷10《中宫部·皇后》“绕电”条引《帝王世纪》曰“黄帝有熊氏，少典之子，母曰附宝，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，感而孕，二十月生黄帝于寿丘。”又卷9《帝王部·总叙帝王》“绕星”条引《诗含神雾》曰“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，感附宝而生黄帝。”<sup>⑧</sup>考《初学记》卷9《帝王部·总叙帝王》“贯月”条引《河图》曰“瑶光之星，如

① [清]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34页。

② 《宋书》卷27《符瑞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764页。

③ [唐]欧阳修撰《艺文类聚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84页。

④ [唐]徐坚等著《初学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第2版，第199页。

⑤ [宋]李昉等撰《太平御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388页。

⑥ 《宋书》卷27《符瑞上》，第760页。

⑦ 《宋书》卷27《符瑞上》，第760-761页。

⑧ [唐]徐坚等著《初学记》，第220、202页。

虹贯月，感女枢于幽房之宫，生黑帝颡项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79《皇王部四·颡项高阳氏》引《河图》曰“瑶光之星，如虹贯月，正白感女枢幽房之宫，生黑帝颡项。”<sup>①</sup>“绕电”之说乃“黄帝”而非“颡项”，疑本条注文为撰者误记。流虹条记载将少昊与帝舜弄混《宋书·符瑞上》：“帝挚少昊氏，母曰女节，见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既而梦接意感，生少昊。登帝位，有凤皇之瑞。”“帝舜有虞氏，母曰握登，见大虹意感，而生舜于姚墟。”<sup>②</sup>《初学记》卷10《中宫部·皇后》“流虹”条引《河图》曰“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，见火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既而梦接意感，生白帝朱宣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79《皇王部四·少昊金天氏》引《河图》曰“大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女节气感生白帝也。”考《太平御览》卷14《天部十四·虹蜺》引《瑞应图》曰“大虹竟天，握登见之，意感生舜于姚墟。”又卷135《皇亲部一·舜母》引《河图著命包》曰“女登见大虹，意感生舜于姚墟。”<sup>③</sup>“流虹”之说乃“少昊”而非“舜”，疑本则注文为撰者误记。又上则及本则所言“黄帝、少昊、颡项、舜”等出生的神话，典出《帝王世纪》，见《艺文类聚》卷10《符命部·符命》、《初学记》卷9《帝王部·总叙帝王》、《太平御览》卷79至81《皇王部》引《帝王世纪》。另外事例附注错误还见载于“重瞳、八眉：尧眉八彩，舜目重瞳。”其中“尧眉八彩”，与文献记载有出入，根据《宋书·符瑞志上》记载“帝尧之母曰庆都，生于斗维之野，常有黄云覆护其上。及长，观于三河，常有龙随之。一旦龙负图而至，其文要曰‘亦受天祐。’眉八彩，鬓发长七尺二寸，面锐上丰下，足履翼宿。既而阴风四合，赤龙感之。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，其状如图。及长，身长十尺，有圣德，封于唐。梦攀天而上。高辛氏衰，天下归之。在帝位七十年，景星出翼，凤皇在庭，朱草生，嘉禾秀，甘露润，醴泉出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连珠。”<sup>④</sup>是尧的母亲眉八彩，而不是尧本人。而流传之类书记载都将此误作尧眉八彩《淮南子·修务》曰“若夫尧眉八彩，九窍通同，而公正无私。”《北堂书钞》卷1《帝王部·奇表》有“尧眉八彩”条，《初学记》卷9《帝王部·总叙帝王》“八眉”条引《尚书大传》曰“尧八眉，八眉者，如八字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80《皇王部五·帝尧陶唐氏》引《春秋元命苞》曰“尧眉八彩，是谓通明，历象日月，璇玑玉衡。”又引《尚书大传》曰“尧八眉，舜四瞳子，八者，如八字也。”这种错误在S.5604《簠金》抄本几乎比比皆是。表明这卷《簠金》抄本是是一位学识很低的人的抄写作品。

敦煌写本S.5604《簠金》帝德第一事例附注后半部分抄写问题更多，如抄写不按格式进行，攀龙附凤附注“汉光君臣化命谓之中兴攀龙附凤也”，应作“汉光中兴，君臣化命，谓之攀龙附凤也”。脱抄事例并将附注误抄作事例，如“伏羲氏教人畋猎食

① [宋]李昉等撰《太平御览》，第371页。

② 《宋书》卷27《符瑞上》，第762页。

③ [宋]李昉等撰《太平御览》，第370、73、656页。

④ 《宋书》卷27《符瑞上》，第761页。

肉，上古结绳而理，后代圣人易之，始画八卦，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神农氏播植种食五谷，游行天子于上党牛头山，得嘉禾九穗，其子可食，使人田作活市。轩辕氏教人衣服，代神农氏改号取法五行，更终始相生也。”这一段都是附注内容，应作：“八卦：伏羲氏教人吠猎食肉，上古结绳而理，后代圣人易之，始画八卦，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嘉禾：神农氏播植，种食五谷，游行天子（下），于上党牛头山得嘉禾九穗，其子可食，使人田作活市。五行：轩辕氏教人衣服，代神农氏，改号，取法五行，更终始相生也。”其次在附注前脱抄事例的有“《书》曰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羲、神农、皇帝之书，谓之三坟，言大道也。”前面脱抄事例“三坟”。将事例抄误的有“五帝 《书》曰：少昊、颡顼、高辛、唐虞之书，谓之五典，言常道之也。”，五帝，应作“五典”。还有事例脱文的有“三王：夏禹、殷汤、周文。《序》言：至[于]夏商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告奥议，其归一揆。”三王，应作“三王一揆”。是该件写本所依据的原始文献有问题，还是抄写胡乱抄写呢？我们推测二者可能性都有。如果抄写者所依据的是一件非常正规无误的《纂金》写本，他就不会抄错这么多的内容；其次抄写者非常不认真，没有认识到事例与附注之间的区别，一味之抄写完交差了事。这件文书没有抄写完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认为这将抄写就是一件废品，没有让其继续抄下去。

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纂金》第二篇的篇名“诸君篇第二”，根据其他写卷，应作“储君篇第二”，皇太子，就是储君，而不是诸君。我们将本卷与 P. 3907 号事例附注记载加以对比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：

名称	S. 5604 号	P. 3907 号	备注
	洊雷：洊，重，太子也。	洊雷：洊，重也。言其重叠，继嗣皇家之踵也。	
	明雨：日也，亦比太子	明雨（朋雨？）：日月也，亦比太子相续也	
	龙楼、鹤籥、帝子星，天孙，岳前星、少海、七彩车、四望、海车。	龙楼：太子在春宫，号其龙楼。鹤籥：宫禁之名品也。帝子星：在紫微之中，帝子星也。天孙岳、前星少海，七彩车，四望车，海车：已上皆太子之异号头，其德亮车服之饰。	
	涡湜：魏文帝为太子时，临涡水题马鞭作赋也。	涡湜：魏武帝为太子时，临涡水题马鞭为赋。	
	瑶山：颡顼为太子时习乐之处也。	瑶山：颡顼为太子时，习乐之所。	
	问安侍膳：周文王为太子时。	问安侍膳：魏文帝为太子时孝敬，尝侍膳问安于其父母者也。	
	春诵夏弦。	春诵夏絃：太子春即顺时受业于太傅，夏乃顺时调雅琴于宫帷。	
	王裕、银桀、承业、崇正、副君：太子。	主裕：太子之小字，以学庶同也。银桀：太子宫前之桀戟也。承业：太子承父之帝业也。崇正：太子延士之馆名也。副君：太子为国储君，故言副君也。	
	储君：太子。	储后（同上释，后亦君也），	
	正人、端士：以上东宫官也。	正人、端士：太子接于正礼之人，端直之士，以就业也。	

名称	S. 5604 号	P. 3907 号	备注
	承〔桃、主豕：太子。	承桃：承家之大饔宗庙，桃亦祭名者也。主豕：亦祭名，太子匡持祭拜也。	
	博望苑、崇贤馆、画堂、甲帐：汉明帝为太子时，有已上等宫。	博望苑：古之苑名者也。崇贤馆：魏太子宫馆也。画堂：储君之堂，皆画饰也。甲观：汉明帝为太子时，所居宫观。	
	殿下：东宫不敢行之，故言号殿堂之下也。	殿下：东宫不敢行言皇太子，臣下称谓殿下。	
	诸王子 《毛诗》曰：怀德为宁，宗子维城。《汉书》曰：立子孙为磐石之固。	诸王：毛诗曰：怀德惟宁，宗子续继维城。汉书曰：立子孙为磐石之固。	
	帝子、天孙：天子之子孙也。	帝子天孙：继绪帝之鸿业。	
	宋玉赋曰：有大王风。	宋玉赋曰：承奉大王之风。	
	淮南王：有小山桂。	小山桂：淮南王有小山之桂。	
	瑶枝琼萼：言王亲贵。	瑶枝琼萼：此譬帝之子孙比瑶琼之贵系。	
	派裔五潢：言王者派瀾于天下。	流裔五潢：派流千载，以灌潢池，无有断绝。	
	祚土分茅：尚书曰：王者，有五色土也。	祚土分茅：尚书曰：封王祚土，五色土也，分茅，亦封王之号。	
	猿岩兔苑：梁王有之。	猿岩兔园：梁王有此宫苑之盛。	

通过将敦煌写本 S. 5604《簠金》与 P. 3907《簠金》抄写诸君篇进行比较，我们不难看出 S. 5604 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：第一、叙述文字存在较大差异，如 S. 5604 记载“洊雷：洊，重，太子也。明两：日也，亦比太子。”P. 3907 作“洊雷：洊，重也。言其重叠，继嗣皇家之踵也。明两：日月也，亦比太子相续也。”这些不同文字的原因，很可能是 S. 5604 抄写者随意改换文字所致。S. 5604 记载“瑶枝琼萼：言王亲贵。派裔五潢：言王者派瀾于天下。祚土分茅：尚书曰：王者，有五色土也。猿岩兔苑：梁王有之。”根据 P. 3907 记载“瑶枝琼萼：此譬帝之子孙比瑶琼之贵系。流裔五潢：派流千载，以灌潢池，无有断绝。祚土分茅 《尚书》曰：封王祚土，五色土也，分茅，亦封王之号。猿岩兔园：梁王有此宫苑之盛。”

第二、脱文相当严重。S. 5604“龙楼、鹤籥、帝子星，天孙，岳前星、少海、七彩车、四望、海车、涡湓：魏文帝为太子时，临涡水题马鞭作赋也。”我们如果只看这件文书，似乎以上事例只有一个附注“魏文帝为太子时，临涡水题马鞭作赋也。”根据 P. 3907 记载，这只是对“涡湓”的附注，原卷应作“龙楼：太子在春宫，号其龙楼。鹤籥：宫禁之名品也。帝子星：在紫微之中，帝子星也。天孙、岳前星、少海，七彩车，四望车，海车：已上皆太子之异号头，其德亮车服之饰。涡湓：魏武帝为太子时，临涡水题马鞭为赋。”另外还有 S. 5604 记载“春诵夏弦、王裕、银桀、承业、崇正、副君：太子。储君：太子。正人、端士：以上东宫官也。”从春诵夏弦到副君只有一个附注“太子”。我们根据 P. 3907 记载得知，这里有大量脱文“春诵夏絃：太子春即顺时受业于太傅，夏乃顺时调雅琴于宫帷。主裕：太子之小字，以学庶同也。银桀：太子宫前之桀戟也。承华：太子承父之帝业也。崇正（太子延士之馆名也。副君：太子为国储君，故言副君也。储后：同上释，后亦君也。正人、端士：太子接于正礼之人，端



直之士，以就业也。” S. 5604 省略很多附注文字，乃至将不相关的事例用同一个附注解释，显得十分荒唐。还有 S. 5604 记载“承：汉明帝为太子时，有已上等宫。”我们根据 P. 3907 记载得知承后有脱文“承祧：承家之大饷宗庙，祧亦祭名者也。主鬯：亦祭名，太子匡持祭拜也。博望苑：古之苑名者也。崇贤馆：魏太子宫馆也。画堂：储君之堂，皆画饰也。甲观：汉明帝为太子时，所居宫观。”当是 S. 5604 抄写胡乱省略所致。

第三、可以纠正 P. 3907 记载张冠李戴的记载错误。S. 5604 记载“问安侍膳：周文王为太子时。” P. 3907 记载作“问安侍膳：魏文帝为太子时孝敬，尝侍膳问安于其父母者也。”根据叙文“周文侍亲”，应当指周文王。另外我们根据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曰：“文王之为世子，朝于王季日三，鸡初鸣而衣服，至于寝门外，问内竖之御者曰‘今日安否何如？’内竖曰‘安。’文王乃喜。及日中又至，亦如之；及莫又至，亦如之。其有不安节，则内竖以告文王，文王色忧行，不能正履，王季复膳，然后亦复初。食上，必在视寒暖之节，食下，问所膳，命膳宰曰‘未有原。’应曰‘诺。’”我们查阅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，没有相同内容的记载，应当是 P. 3907 号记载错误，拟或根据文献不同，这是否给我们提示，这两个《纂金》存在源流上的差异。

第四、随意为事例增减字或变换事例附注。诸王子，根据 P. 3907 应作“诸王”。“宋玉赋曰：有大王风。淮南王：有小山桂。”根据 P. 3907 记载作“宋玉赋曰：承奉大王之风：小山桂：淮南王有小山之桂。”我们根据 P. 2524 《语对》记载“雄风：宋玉风赋曰‘此大王之雄风。’”由此得知，“宋玉赋曰：有大王风”是附注内容，淮南王前夺“小桂山”事例，淮南王，是误将附注抄成事例。

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两卷的抄写者的人为所致，特别是 S. 5604 号抄写者态度极不认真，几乎是敷衍了事；二是他们根据的底本存在着很大差异，我们从二者所用的附注叙述文字差异看出，没有根据的底本差异，他们很难抄写出叙述内容相差这样很远的文字。至于 S. 5604 《纂金》储君篇第二的叙文内容，与其他《纂金》文书基本一样，没有过大的出入。

敦煌写本《纂金》记载到诸王篇第三、公主篇第四、东都篇第五除了本卷之外，还有 P. 2537 《略出纂金》，但是 P. 2537 仅保存有叙文，事例附注全部删略。而本卷东都只保存部分事例附注，没有保存叙文。加之叙文部分二者出入都不大，很难进行对比研究。只有事例附注部分较有价值，但是其他《纂金》抄本都没有记载，亦无法进行对比研究。我们只能根据本卷记载进行考证而已。S. 5604 诸王篇第三记载的事例附注并不多：

昔周封诸王于管、蔡、成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冉、郈、维、曲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、文、昭、宋、凡、蒋、邢、茅。昨祭周公之礼，胤邦晋应；韩武之穆，维城磐石：已上并事。汉梁孝王：有仁孝，好贤良。鲁恭王：有文学，好宫室。长沙王：有机辩也。楚元王：礼贤爱士。东平王：崇善恭士，爱士礼贤。陈思王：魏文

帝弟，名植，有七步才。西园、东苑、猿岩、龙岫、兔园、修竹林、玳瑁、金玺、碣石、睢园：以上王宫馆苑之名也。

此处抄写非常凌乱，根据其他类书记载，我们推测以下记载有误“昔周封诸王于管、蔡、成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冉、郤、维、曲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，文昭宋，凡、蒋、邢、茅、昨、祭，周公之礼，胤邦晋应；韩武之穆，”应作“[鲁卫]：昔周封诸王于管、蔡、成（邲）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郤、维（雍）、曲（曹）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，文[之]昭（宗）[也]；邢、晋、应、韩，武之穆[也]；凡、将、邢、茅、昨（昨）、祭，周公之（礼）胤[也]。维城磐石：已上并事。”最后一句附注表明以上都是事例，而非附注。P. 2524《语对》王部记载“维城《毛诗》曰：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磐石：汉时，立子孙为磐石之固。”

而汉梁孝王以下事例附注记载内容也非常简单。如“汉梁孝王：有仁孝，好贤良”，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记载“梁孝王武者，孝文皇帝子也，而与孝景帝同母。母，窦太后也。……吴楚破，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。明年，汉立太子。其后梁最亲，有功，又为大国，居天下膏腴地。地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四十余城，皆多大县。孝王，窦太后少子也，爱之，赏赐不可胜道。于是孝王筑东苑，方三百余里。广睢阳城七十里。大治宫室，为复道，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。得赐天子旌旗，出从千乘万骑。东西驰猎，拟于天子。出言蹕，入言警。招延四方豪杰，自以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。齐人羊胜、公孙诡、邹阳之属。公孙诡多奇邪计，初见王，赐千金，官至中尉，梁号之曰公孙将军。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，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，珠玉宝器多于京师。……孝王慈孝，每闻太后病，口不能食，居不安寝，常欲留长安侍太后。太后亦爱之。”<sup>①</sup>《汉书·文三王传·梁孝王武传》记载相同。似乎不像敦煌写本类书记载的那样，仁孝是真，而好贤良就有些说不过去。至于“鲁恭王有文学，好宫室。”也不像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·鲁恭王余传》：“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。吴楚反破后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。好治宫室苑囿狗马，季年好音，不喜辞。为人口吃难言。”<sup>②</sup>号宫室是真的，而有文学似乎勉强些。

敦煌写本 S. 5604《簠金》诸王篇记载有“长沙王有机辩也。”考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，两汉之际封长沙王者甚众。据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载“长沙定王发，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。以其母微，无宠，故王卑涖贫国。”《集解》应劭曰“景帝后二年，诸王来朝，有诏更前称寿歌舞。定王但张袖小举手。左右笑其拙，上怪问之，对曰‘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’帝以武陵、零陵、桂阳属焉。”<sup>③</sup>故疑有机辩之长沙王乃长沙定王刘发。

① 《史记》卷 58《梁孝王世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2801—2806 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 53《景十三王传·鲁恭王余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 年，第 2413 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 59《五宗世家》，第 2100 页。

S. 5604 《簠金》诸王篇“楚元王 礼贤爱士。”P. 2524 《语对》记载“楚元王：礼贤爱士，因申生、穆生为师。”事见《史记·楚元王世家》、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。然《史记》记载简略，而《汉书》记载详细“楚元王交字游，高祖同父少弟也。好书，多才艺。少时尝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《诗》于浮丘伯。伯者，孙卿门人也。及秦焚书，各别去。……元王既至楚，以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为中大夫。高后时，浮丘伯在长安，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業。文帝时，闻申公为《诗》最精，以为博士。元王好《诗》，诸子皆读《诗》，申公始为《诗》传，号《鲁诗》。元王亦次之《诗》传，号曰《元王诗》，世或有之。”<sup>①</sup>《簠金》说楚元王礼贤爱士，似乎还能说得过去。

陈思王 魏文帝弟，名植，有七步才。

P. 2524 《语对》记载“陈思王：善文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陈思王植传》：“陈思王植字子建。年十余岁，诵读诗、论及辞赋数十万言，善属文。太祖尝视其文，谓植曰‘汝倩人邪？’植跪曰‘言出为论，下笔成章，顾当面试，奈何倩人？’时邺铜爵台新成，太祖悉将诸子登台，使各为赋。植援笔立成，可观，太祖甚异之。性简易，不治威仪。舆车服饰，不尚华丽。”<sup>②</sup>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66条载“文帝尝东阿王七步中作诗，不成者行大法。应声便为诗曰‘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；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乃急。’帝深有愧色。”<sup>③</sup> P. 2524 《语对》记载“七步：陈思王曹植，字子建，魏文忌之，将欲害植，以其无罪，文帝命令七步成诗，若不成，将诛。王应声曰‘萁在釜下然，豆在釜中泣；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乃急。’帝善之。”

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簠金》诸王篇记载“西园、东苑、猿岩、龙岫、兔园、修竹林、玳瑁、金玺、碣石、睢园：以上王宫馆苑之名也。”根据敦煌写本类书 P. 2524 《语对》王记载有西园、东苑、猿岩、兔园、睢园、碣馆等条目，对我们研究《簠金》诸王篇王宫馆苑记载十分有用“猿岩、龙岫、桂苑；兔园：汉有梁孝王，有落猿岩，游兔苑。”“金玺：印也。”“东苑：梁孝王，文帝、窦太后少子。孝王筑东苑，三百余里，赐天子旌旗，从者千乘，出称警，入称蹕。西园：诗曰：清夜游西园，冠盖相追随。”“睢园、碣石：并王之宫馆也。”很显然，李若立编撰《簠金》初，诸王篇的西园、东苑、猿岩、龙岫、兔园、修竹林、玳瑁、金玺、碣石、睢园等园囿是有附注的，在抄写过程或者改编过程中，很多附注逐渐删除，加之学校生员抄写敷衍了事，更多的附注条目逐渐被删除了。根据 P. 2524 《语对》记载，诸王的馆阁园囿条目应当还有很多“鸡山：宋建平宣简王名宏，文帝子也，少好闲素，好书籍，太祖宠之，为立宅于鸡笼山，尽山水之美。雁池：梁孝王有雁池，在宋。”“东阁：东平王刘苍，每开东阁，以迎宾

① 《汉书》卷36《楚元王传》，第1921—1922页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19《魏书·陈思王植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557页。

③ 徐震堉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34页。

客。”都可以证实,《簠金》在改编过程或者传抄过程中删节程度之严重。

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簠金》公主篇第四将事例附注条目全部删除,仅保留了叙文内容,就是叙文也不是很全。这些事例附注条目都有哪些,我们根据叙文记载

〔叙曰:山降彩,映神婺于星津;洛雪呈姿,绚〕仙娥于月路,藉银河而清润;承庆紫庭,荫琼叶而联辉;奉规彤史,翬翬〔彩〕曜。饰彩绘于云旌;宛宛翔鸾,回翔临于月镜。鸳台玉管,流音箫史之家;金榜鱼轩,飞盖张敖之弟。悦肇丝而蓄妙,龟章与螭绶交荣;崇紃组询,祖织成文而推工,〔兰掖〕共芝宫而牙馥。汉明忠正,馆陶息望于仇郎;光武仁恭,舞阳情乖于尚主。宋尚书之内敬,江侍中之〔台〕仪,竞恹糟糠,不损荆布而以〔已〕。

由叙文记载内容并参考 P. 2524 《语对》得知,仙娥、婺女、金榜、龟章、玉〔螭〕绶、芝宫、鸳台、鱼轩等条目应当存在,这些事例附注是认为被删除掉了。

敦煌写本 S. 5604 《簠金》东都篇第五仅记载数条事例附注,仍然对研究《簠金》价值很高。“金谷、日丽门、浮龟、濯龙池、铜鸡浦、金马门、惊鸿渚、控鹤山、芝甸、杨林、土中、太室、交〔雨〕。”根据 P. 2537 《略出簠金》东都篇第五叙文“叙曰:帝宅三川,王畿千里。竖灵圭而测景,立神鼎而凝图。抵控鹤之仙峰,带浮龟之温浴。凿印山而飞构,疏李水而环池。新花绚金谷之园,初日丽铜鸡之浦。氛氲往气,远浮芝甸之郊;飘飏轻丝,近拂杨林之援。跨土中而面太室,齐征赋而交雨。铜駝广路三条,金马则门通十二。双崱西阻,抚襟带于严关;二别东临,列咽喉于巨镇。基隆七百,悬卜地之占;神王八千,妙应卜年之瑞。安人养性,托志闲居,石季怡神,留心别业,鱼鳞吐裔,云映八坛,羊角流芳,风生四塞。”S. 5604 《簠金》记载的事例与之完全一致。只是这些附注,我们根据敦煌写本类书很难解决。根据《初学记》卷8《州郡部·河南道第二》事对记载“金谷……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曰:金谷,谷也。地有金水,自太白源南流经此谷,注谷水。”<sup>①</sup>《晋书·石苞传》曰:“(石)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,一名梓泽。”<sup>②</sup>又《刘琨传》曰“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,时辈引致宾客,日以赋诗。”<sup>③</sup>《艺文类聚》卷9《水部下·谷》引戴延之《西征记》曰“梓泽去洛城六十里,梓泽,金谷也。中朝贤达所集赋诗犹存,是石崇居处。”<sup>④</sup>又同卷《涧》引石崇《金谷序》曰“余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,或高或下,有清泉、茂树、众果、竹木、草药之属。”<sup>⑤</sup>《太平御览》卷72《地部三十七·泽》引《舆地志》曰:“梓泽在王城西北三十里,与金谷相近。”又引《郡国志》云“梓泽即金谷也,有金水

① [唐]徐坚等著《初学记》卷8《州郡部·河南道第二》,第168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33《石苞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006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62《刘琨传》,第1679页。

④ [唐]欧阳修撰《艺文类聚》卷9《水部下·谷》,第176页。

⑤ [唐]欧阳修撰《艺文类聚》卷9《水部下·谷》,第176页。

出焉，故谓之金谷。晋石季伦别墅在焉。”<sup>①</sup> 另外浮龟，根据《艺文类聚》卷9《水部下·桥》引周庾信《看治渭桥诗》曰“大夫参下位，司职渭之阳，富平移铁鑠，甘泉运石梁，跨虹连绝岸，浮龟续断航，春洲鹦鹉色，流水桃花香。”<sup>②</sup>

濯龙池，根据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曰“论曰‘前史称桓帝好音乐，善琴笙。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。’”<sup>③</sup>《初学记》卷24《居处部·园圃》“濯龙”条引司马彪《续汉书》曰“濯龙园在洛阳西北角。”<sup>④</sup>《文选》卷3《京都中》之张子平《东京赋》曰：“濯龙芳林，九谷八溪。”注引《洛阳图经》曰“濯龙，池名。”<sup>⑤</sup>而铜鸡浦，唐高正臣辑《高氏三宴诗集》卷上《周彦昭诗》曰“胜地临鸡浦，高会偶龙沙；御柳惊春色，仙筇揜月华。门邀千里驭，杯泛九光霞；日落山亭晚，雷送七香车。”<sup>⑥</sup>金马门，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载：“（东方朔）歌曰‘陆沈于俗，避世金马门，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庐之下。’金马门者，宦署门也，门傍有铜马，故谓之曰‘金马门’。”<sup>⑦</sup>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曰“天子擢弘对为第一，召见，容貌甚丽，拜为博士，待诏金马门。”注引如淳曰“武帝时，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，立马于鲁班门外，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。”<sup>⑧</sup>惊鸿渚，《诗·豳风·九罍》曰“鸿飞遵渚，公归无所，于女信处。”毛传曰“鸿不宜循渚也。”郑玄笺注曰“鸿，大鸟也，不宜与鳬鹭之属飞而循渚。比喻周公今与凡人处东都之邑，失其所也。”《文选》卷19《情》之曹子建《洛神赋》曰“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”<sup>⑨</sup>

控鹤山，《文选》卷11《游览》引孙兴公《游天台山赋》曰“王乔控鹤以冲天，应真飞锡以蹑虚。”注引《列仙传》曰“王子乔者，周灵王太子晋也，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，后人于山上见之，曰‘告我家于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。’果乘白鹤驻山头。”<sup>⑩</sup>《初学记》卷5《地理上·嵩高山》“凤鹤”条引《列仙传》曰：“王子乔，周灵王太子晋也。好吹笙作凤鸣，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余年，后见桓良曰：‘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。’果乘白鹤驻山头，望之不得到，乃举手谢时人而去。”又“控鹤”条注云“控鹤事已具前凤鹤注。”又孙登《天台赋》曰“王乔控鹤以冲天。”<sup>⑪</sup>《太平御览》卷47《地部十二·会稽东越诸山·白鹤山》引《郡国志》曰：

① [宋]李昉等撰《太平御览》卷72《地部三十七·泽》，第340页。

② [唐]欧阳修撰《艺文类聚》卷9《水部下·桥》，第182页。

③ 《后汉书》卷7《桓帝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320页。

④ [唐]徐坚等著《初学记》卷24《居处部·园圃》，第587页。

⑤ [梁]萧统编，[唐]李善注《文选》卷3《京都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55页。

⑥ [唐]高正臣辑《高氏三宴诗集》卷上《周彦昭诗》，景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332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页。

⑦ 《史记》卷126《滑稽列传》，第3205页。

⑧ 《汉书》卷58《公孙弘传》，第2617页。

⑨ [梁]萧统编，[唐]李善注《文选》卷19《情》，第270页。

⑩ [梁]萧统编，[唐]李善注《文选》卷11《游览》，第165页。

⑪ [唐]徐坚等著《初学记》卷5《地理上·嵩高山》，第103页。

“汉末有徐公于白鹤山成道，控鹤腾虚而去。”<sup>①</sup>芝甸，芝甸，《初学记》作芝田。《山堂肆考》卷229《补遗·地理》曰“葦域，帝乡也，即神州，又曰芝甸。”杨林，《文选》卷19《赋癸》之曹子建《洛神赋》曰“税驾乎衡皋，秣骝乎芝田。容与乎杨（阳）林，流眄乎洛川。”注云“阳林，一作杨林，地名，生多杨，因名之。”<sup>②</sup>土中，《汉书·礼乐志二》曰“及王莽为宰衡，欲耀众庶，遂兴辟廋，因以篡位，海内畔之。世祖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改定京师于土中。”颜师古注曰“谓都洛阳。”<sup>③</sup>太室，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曰“三月，遂东幸缙氏，礼登中岳太室。”《集解》韦昭曰“崧高山有太室、少室之山，山有石室，故以名之。”<sup>④</sup>另外交雨根据叙文补，日丽门，叙文有初日丽，事例待考。

通过我们对敦煌写本 S. 5604《簠金》仅存的帝德篇第一、诸君篇第二、诸王篇三、公主篇第四、东都篇第五等五部分进行研究，我们可以对 S. 5604 写本有这样一些认识，这篇《簠金》抄本是当时敦煌寺院寺学中某个的学仕郎作品，抄写极不认真，文中有错字别字比比皆是，脱文夺字随处可见，事例与附注抄颠倒也是时有发生。抄写者对《簠金》原文任意改写改编删节，变换附注原典出处，使事例附注失去原意，附注无从查找。总之我们认为这是一卷抄写质量极差的《簠金》写本。但是由于大多敦煌写本《簠金》都没有这五篇的事例附注，因此对于补缺具有极大的作用，通过这个写卷我们可以了解《簠金》的原貌。这卷写卷抄写错误有些可能是所根据的《簠金》删节上有一定差异所致，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敦煌流传的《簠金》写卷不仅仅是一种，而是多种写本共同流传，有李若立的编撰的，也有阴庭诚改编本和张景球略出本，拟或还有其他人的改编本，证实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后，出现一种汉文化建设的新热潮，文人学士纷纷编辑各种汉文典籍，以适应学校教育，这些不同改编本的《簠金》写本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① [宋]李昉等撰《太平御览》卷47《地部十二·会稽东越诸山·白鹤山》，第229页。

② [梁]萧统编，[唐]李善注《文选》卷19《赋癸》，第270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22《礼乐志二》，第1035页。

④ 《史记》卷12《孝武本纪》，第474页。